



■吴奋勇

“雨落时不凉,天晴时不燥”的初夏时节,我们相约到老同学的乡下老家。

老林的家坐落在小山坡上。读高中时我曾到访,那时还是瓦房,去年翻建成二层半的小楼。虽还有些建筑垃圾随意堆放,但房前屋后,草木葱茏,生机勃勃。那棵亭亭如盖的龙眼树依然挺立,淡黄色的花儿像一串串小巧玲珑的“小礼物”挂在枝头,成群结队的蜜蜂正在翻飞,嗡嗡地唱着。我心里想着,若多种一些果树就更好了。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,我一进门,他就说:“我打算多种些四季水果,以后经常请大家来水果雅集。”教数学的他,说出这话,满是诗意,着实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他还透露,自己正在学习古汉语,研究中医。我们听了,笑而不答。

“2025年的枇杷比以往时候熟得更早一些。”老林的妻子是

小学音乐老师,她说这话时,语调悠扬,仿佛在轻声吟唱,瞬间勾起我们对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”的回忆。

说话间,我们的目光被一盆黄灿灿的东西牢牢吸引——正是枇杷!

枇杷于我,有一段羞于启齿的往事。幼时,教书的父亲教我背诵“五月枇杷黄似橘,谁思荔枝同此时。嘉名已著上林赋,却恨红梅未有诗”,那时家乡没有这种水果,父亲还找来图片给我看。所以我先认识的是“枇杷”这两个字,却闹了个笑话。一次听到有人唱《望春风》“……想要问伊哟惊歹势,心里弹琵琶”,我竟脱口而出:“枇杷是吃的,也能弹。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而后我才知道,原来有一种水果叫“枇杷”,有一种乐器叫“琵琶”,无论是普通话还是闽南话,读音都相同。

正回忆着,我注意到同行的老张正艰难地剥着枇杷皮,老李则直接把枇杷塞进嘴里,皱着眉头,似乎被酸到了。其实几天前,年轻的堂弟给我送过枇杷,并教我一个剥枇杷的小窍门:用牙签在皮上轻轻刮几下,就能轻

松撕去外皮。我把这方法分享给大家,他们一试,果然奏效。

此时,山坡的枇杷树,枝繁叶茂,好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,枝头挂满了圆润饱满的果实,酷似小灯笼,色泽黄润,形如金丸,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的光泽。这历经秋养蕾、冬开花、春结子、夏成熟的“独备四时之气的珍品”,不仅滋味清甜,藏着润肺止咳的妙处,更是大自然馈赠的健康良方。

我轻轻撕去薄皮,放入口中,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散开,满口甘甜,齿颊留香,酸甜适中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。

老张似乎吃得有些撑了,站起身来,挥动双手。他突然走到日历前说道:“今天小满,小满枇杷半坡黄。”我这才惊觉,时光飞逝,已至小满时节。

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相聚,不正是“小得盈满”吗?小满时节,万物葱郁却不过于茂盛,一切都是将满未满的模样。“水满则溢,月盈则亏。”人生最美的状态,或许就是这般“小满”:有甜有涩,不疾不徐,在恰到好处的分寸里,藏着细水长流的幸福。

## 小满时节 诗意流淌

■林新发

古籍有言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,意味着万物至此,小得盈满,麦粒开始灌浆饱满,但尚未完全成熟,这是一个将满未满、恰到好处的时节。

本地一位画家创作的二十四节气画作别具一格,每一幅都凝结着时节的灵韵。最引人入胜的当数小满这幅:画中,碧绿的稻田翻涌着层层波浪,田埂上,头戴斗笠的农人赤着双脚,俯身轻抚稻穗,眼角眉梢尽是对丰收的期盼;不远处的红砖古厝错落有致,燕尾脊在阳光下泛着暖光,袅袅炊烟从蚝壳砌成的墙垣间升起,几只白鹭掠过波光粼粼的池塘,振翅飞向云霄深处。画家曾分享其创作初心,他自小在水田环绕的村落长大,每到小满时节,总能看到长辈们踩着水车蓄水,听着蛙鸣与蝉声交织的夏日乐章。这些浸润着乡土气息的记忆,化作画笔之下生动的闽南风情,勾勒出他心中独属小满的温柔时光。

我的家乡地处湿润的南方,在我的记忆里,小满时节常常是湿润而又热烈的。这里流传着一句农谚:“小满不满,芒种不管。”家乡人觉得,小满时节雨水充足,田里的水蓄得满满当当,是好兆头,预示着接下来的农事活动能顺利开展,庄稼会有好收成。小满的雨,细密如丝,轻轻洒落,滋润着大地。田野里,早稻长势喜人,绿油油的一片,在雨水的滋养下愈发茁壮;池塘里,荷叶已悄然舒展,像一把把绿色的小伞,蜻蜓不时地掠过水面,点起圈圈涟漪;菜园中,各种蔬菜也铆足了劲儿生长,青翠欲滴、生机勃勃,家乡的人们看着这一切,满心欢喜。

小满前后,各种果实开始挂满枝头。枇杷黄澄澄的,一串串挂在树上,像小灯笼般惹人喜爱;青梅也渐渐饱满,泛着淡淡的青色,虽然还未熟透,但已然让人感受到了酸甜的滋味。在我的家乡,此时的果园里,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。山坡上,不知名的野花依然肆意绽放,红的、紫的、白的,点缀在绿色的草丛间,像繁星点点;路边的大树枝繁叶茂,为行人撑起一片片绿荫;田野边,溪流潺潺,欢快地流淌着,奏响着属于这个季节的乐章。小满的景致,看也看不够。

二十四节气里,我独爱小满。或许是被它“花未全开月未圆,半山微醉尽余欢”的意境所吸引,它不像盛夏般热烈张扬,也不像春日般娇柔温婉,而是以一种恰到好处的姿态,诠释着生命的丰盈与美好。

## 诗意萦绕的小镇

■蔡天敏

我还处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期,觉得每逢到了小满期间,我所住的闽南小镇充满着诗意。

小镇是个农户与工商居民杂住在一起的地方。小镇外,是一大片的菜畦与稻田。到了农历四五月间的黄梅时节,时常是细雨绵绵的,小镇农民忙着给稻田补水,或者追肥,田野里是一片人头攒动的忙碌景象。

我们小镇有好几个池塘,有六角池、莲花池,也有一条流入大海的小溪流,另外还有众多的小水潭。小满时节,水位上涨,这么一来,给稻田补水提供了方便。输水的农械,常见的有两样,一样是戽斗,一样是水车。

使用戽斗需要手劲与腰劲。两个农人,共持着两条绑在戽斗耳朵和底部的绳子的一端,就可戽水入田。那戽斗口呈鸭嘴舌状,农人的两只手时高时低,交错配合协调,将那戽斗斜抛入池塘里取水,旋即提起泼入稻田,持续连贯,连那水声都哗哗作响,很有韵律。

另一样输水的器械是木制的水车。水车像条水龙一样,“龙头”,踞立于池塘与稻田相接的岸上,“龙尾”落在水里,一般由两三个人在龙头上踩踏木轮,上面有一横木做扶手可倚靠,维持身体平衡。水车的汲水方式,就是脚踩着踏轮,将水车上一节节构成的“龙链”中的水逐层



(视觉中国)

“车”上来。由于“龙链”一节节的隔板并不十分严实,“车”上来的水,会倒流一小部分,水车也就淋漓漓漓的,发出细细的汩汩流水声。

在黑白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里,伴着《九九艳阳天》的美妙旋律,就有水车水车的镜头。我年少时,在我们小镇的诸多池塘、小溪里,就放置着许多水车,我和小伙伴们上去踩踏,水一漾一漾地被踩了上来,但是得花不少气力,有时还会踩空。而一旦踩空,那漾上来的水就会哗哗往下流,好像一个泄气的少年在嘲笑我们的笨拙。如今回想,那是诗意盎然的。

我家住在小镇的街巷旁,房屋呈现典型的竹篙形状,前门临街,后门临巷。小巷里住着多家农户,我父母是做饼的,算是小手工业者,和农家关系是融洽的。我和邻居的

农家大叔合得来,他还教我给庄稼补水的要领:“稻田要灌满,而给甘蔗灌水七分,以防倒伏,给地瓜灌水五分,否则会烂根的。”我听后,觉得很长知识。

我们小镇也是个下象棋之乡,街巷的骑楼下,中午过后会摆上棋摊,大多数情况下,是两三摊,下棋者来自四面八方。甚至在晚间时,还有人邀约着下象棋,哪怕是在小满时节,天也常常下雨。

当时,没有电视,没有手机,连黑白电影也是很少看的。能够下象棋算是不错的消遣,因此,夜晚约等客人来下棋,却等到无聊闲敲着棋子来打发时光也是有的。我就碰到了这样的情景。我家不远处就有稻田,等人的时候,从稻田那边会传来青蛙的呱呱声,时断时续的。月光之下,小镇清澈澄明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